

塞外文苑

立春

●李富

暮冬的最后一缕寒风,终究抵不过时序的召唤,在檐角打了个旋便悄然隐退。当太阳黄经达315度,立春踩着薄冰初融的脆响、枯草泛青的微小如约而至,这是二十四节气的开篇,是春的序章,不是轰轰烈烈的繁花似锦,而是细水长流的萌动与期许,把寒尽春来的笃定、烟火人间的暖意,都揉进了料峭的风里。

北方的立春,是冰寒未消里的热烈期盼,是咬春的脆爽与打春的厚重交织成的交响;南方的立春,是烟雨朦胧中的温柔萌动,是春卷的鲜香与踏青的雅致晕染出的画卷。虽气候有别、风俗各异,那份对寒尽春来的喜悦、对岁月安好的祈望,却如出一辙,在烟火气中藏着最朴素的情感。

咬春,是北方立春最具烟火气的习俗。“立春咬萝卜,一年都顺溜”的谚语,在街巷里代代相传。清晨的集市上,卖萝卜的商贩早已支起摊子,青萝卜脆嫩多汁,白萝卜清甜爽口,胡萝卜软糯甘甜,家家户户都会买上几根,洗净后直接生食。咬下一口,清脆的声响划破清晨的静谧,辛辣中带着清甜,从舌尖直抵咽喉,驱散了一冬的浊气,也唤醒了沉睡的味蕾。除了萝卜,北方人家还会做春饼,将面粉加水成面团,醒发后擀成薄饼,烙至微黄,再卷上炒鸡蛋、炒豆芽、酱肉,一口下去,饼皮的松软、时蔬的清爽、肉香的醇厚交织在一起,藏着对春日丰饶的期许。在东北,立春还会吃“春卷”,不过与南方的薄脆春卷不同,东北春卷皮更厚,馅料多为白菜、猪肉,炸至金黄,外酥里嫩,咬一口暖得人浑身舒畅。

记忆中的立春,始终与江淮故乡的老宅、母亲的灶台紧紧相连。那是一片兼具南北风情的土地,立春既有北方咬萝卜的实在,也有南方吃春卷的雅致,更藏着独属于故乡的温情与暖意。每年立春前几日,母亲便会开始筹备,她会提前到村口的菜园里,寻那刚冒头的荠菜,嫩绿的叶子沾着露水,清新可人;再到集市上买几根青萝卜、一把春韭,还有新鲜的猪肉、虾仁,为立春的吃食作准备。

立春这天,天刚蒙蒙亮,母亲便会踩着露水到菜园里割春韭,韭菜的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漫在清晨的风里。回到家中,她便忙着做春卷,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铁锅烧热后,倒入少许菜籽油,将调好的面糊摊成薄片,薄皮在锅中慢慢成形,边缘泛起微黄,散发着淡淡的饼香。母亲手法娴熟,一张春卷皮刚出锅,便迅速铺上馅料——嫩韭菜切碎,与炒好的猪

肉末、虾仁拌匀,鲜香四溢。她用指尖捏住春卷皮的一角,轻轻卷起,折起两端,再卷成紧实的卷,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我总爱守在灶台边,扒着灶台沿,眼巴巴地望着油锅中翻滚的春卷,香气一点点溢出,漫满厨房,又飘出院子,引得邻里的孩子纷纷围在门口张望。

午后,若天气晴好,父亲便会带着我去田野里探春。暮冬的寒意尚未完全消散,风里却已带着几分暖意,吹在脸上,不再刺骨。我蹲在田埂上,看着那些初萌的绿意,心中满是欢喜,仿佛看到了夏日丰收的景象。

长大后,我离开故乡,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里,立春的模样便只能在记忆中追寻。城市里节奏太快,快到让人来不及停下脚步,感受春的萌动;快到让很多人忽略了立春的习俗,只把它当作普通的一天。偶尔在立春这日,看到超市里摆放的青萝卜、春韭,或是餐馆里推出的春卷套餐,心底才会泛起一阵熟悉的暖意,也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愁。

我也曾试着在城市里复刻故乡的立春,买上青萝卜、春韭,学着母亲的样子做春卷;趁着周末,到城郊的公园踏青,试图

找回那份与自然相拥的惬意。可炸好的春卷,少了母亲手艺里的醇厚;城郊的绿意,没有故乡田野的鲜活;更没有邻里间的分享与寒暄,那份热闹与温情,终究是无法复制的。原来,立春的味道,从来都不只是春卷的香、萝卜的脆,更是母亲的叮嘱、家人的陪伴、邻里的温情,是故乡独有的烟火气,是刻在记忆里的情感密码,一旦离开,便只能在思念中回味。

立春是春的开篇,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传承,也承载着万千家庭的祈望。它唤醒了沉睡的土地,也唤醒了心底的温情;它驱散了暮冬的寒凉,也带来了岁月的期许。它煮透了上古的迎春礼制,煮浓了唐宋的市井烟火,煮暖了明清的寻常人家,也煮软了游子的思乡心肠。一口春卷,藏着对丰饶的祈望;一次咬春,寄托着对安康的向往;一段探春,承载着对生机的期盼,立春,立春,每一个习俗,每一份欢喜,都藏着最朴素的情感,最真挚的向往。

料峭的春风依旧带着暮冬的余寒,可立春的暖意,却能穿透万水千山,抵达游子的心底。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灶台前炸春卷的身影,看到了父亲带我在田野里探春的画面,看到了邻里间分享春食的

温情场景,感受到了那份久违的温暖。原来,乡愁从未走远,它就藏在立春的每一缕鲜香里,藏在每一次思念故乡的瞬间,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不要忘记那些刻在生命里的传统与温情。

愿这立春的暖意,能吹走岁月的寒凉,唤醒人间的生机;愿每一个漂泊异乡游子,都能在立春的气息中找到故乡的印记,感受到家的温暖;愿古老的习俗得以代代传承,愿人间的温情永不消散;愿我们都能在立春的希望里,怀揣着对春日的祈望,守住心底的那份乡愁,守住生命里的那份美好与滚烫。

春风渐暖,绿意初萌。立春的时光,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它让我们在辞寒迎暖中,回望历史,眷恋故乡,珍惜人情,带着满心的期许与暖意,奔赴一场与春日的约定,奔赴一场与美好与团圆的重逢。

愿往后每一个立春,都有烟火相伴,有人情温暖,有乡愁可依,有祈望可赴;愿每一段岁月,都能在立春的生机里,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书写出最真挚的篇章。愿我们都能如立春的种子一般,在时光的滋养中,向阳而生,不负春光,不负韶华。



闲情小品

复习,监考,阅卷……终于忙完了,盼望已久的寒假来临了。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忙碌的脚步暂时迟钝了节奏,身心也不由自主慵懒了下来。

晚饭过后,照例又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刷手机。偶然低首看到“活力和林格尔”公众号上一段名为“浓浓‘腊八粥’,传统年味来”的视频。一大锅由黄米、红豆、花生、红枣、桂圆、莲子、葡萄干调和而成的粥,在小火慢炖中越熬越浓稠,在及时搅拌下越搅越香甜。虽说已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吃腊八粥了,但并不能抹去曾经那些个寒冬腊月里的美好时光。

小时候,一到腊月,心就开始雀跃,因为过年进入倒计时啦!从喝腊八粥开始,扫尘、请香、祭灶、办年货、贴春联、守岁……越往后,仪式感越热烈。说到吃腊八粥,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里,去哪里配全那些所谓的“八宝”呢,有黄米有红豆就已经不错了,若能再加进几粒红枣,或者撒上少许白糖,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即便是在如此寒冷的清早,我们姊妹几个还是早早地被父母叫醒吃粥。据说腊八这天需要在日出之前吃粥,否则迟了或吃晚了就要得“红眼儿病”,当时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懵懂间不知就里。月落时分,人家的屋顶上灰白的炊烟袅袅升起,陋室孤灯下家人围坐,同吃一锅饭,共叙家常话,人间烟火气温暖着农家小院的清苦日子……

馨香袅袅思如梦,异客年年念至亲。这样的清苦而温馨的日子也不会久长,少年离家外出,求学工作,几十年来就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腊八粥,即便是吃过各种事宴会上配制齐全的“八宝粥”,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我有时也在想,吃腊八粥的传统究竟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查阅百度,方才略知一二,光是其传说就有两个版本。传说之一为:腊八节起源于元末明初,据说当年朱元璋避难时正值寒冬,又冷又饿的他竟然从监牢的老鼠洞刨出一些红豆、米、红枣等七八种五谷杂粮,便把这些东西熬成粥,因那天正是腊月初八,朱元璋便美其名曰这锅杂粮粥为腊八粥,美美地享受一顿。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便把这一天定为腊八节,把自己那天吃的杂粮粥命名为腊八粥。当然,度娘还顺便告诉我,腊八节泡腊八蒜也是北方地区的一个习俗。把剥了皮的蒜瓣儿放到一个密封的罐子里,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米醋,腊八这天封上,放到一个温度较低的地方,慢慢地,蒜瓣就会变绿,最后变得像翡翠一样通体碧绿,除夕夜吃饺子时拿出来享用,碧玉般的蒜瓣配上深红的米醋,不仅十分好看,而且爽口美味。

群儿不解时光味,枉费了冰河冻前。其实,在我儿时,腊月初八熬粥是大人的事,泡蒜是别人的事,真正属于孩子们的乐事却是打水玩冰。因为在那时,腊八这日有打水、献冰、吃冰的习俗。犹记得腊月初七傍晚,放学回家,书包一扔,相约一群小伙伴,或手持砍刀,或臂挎箩筐,或背背冰车,一路直奔村边的河槽而去。此时正当三九,天寒地冻,河床坚冰如铁,光滑如镜。有的小朋友坐上冰车,疾滑如飞,更多小朋友则聚在一起排队在冰面上打滑溜(俗称“打擦滑儿”),技高一筹者还能摆出各种造型,如前后旋转或蹲或站式、单腿跪地右手做挂拉式(众人称此为“老娘娘娘火”)等,这或许就是那个时候下孩子们玩“花样滑冰”了吧。而一旦稍有不慎,要么就是一个前仰“马趴”,要么就是一个后仰“凸墩”,尽管摔得骨架生疼,也掩饰不住兴奋和喜悦之情,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河滩“野”上。直到天黑之前,大家到河滩刨出如白玉水晶似的冰块搬回家去,大快儿的供献在粪堆、地头、庭院中心甚至果树枝杈上,小块儿的则浸泡在水缸里,以示来年雨水充足,风调雨顺。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捧起一块冰,试图从冰块儿中的气泡状洞测来年的收成,故有“来年成不成,先看腊八冰”的谚语。这一天,男女老少似乎都不怕牙冷舌冻,如吃冰糖一样,嘎巴嘎巴嚼几块冰下肚,寓意消病除灾。后来长大了,却整天忙着上学念书,也顾不上破冰背冰了。再后来,参加工作,远离家乡,连哪天是腊八都已记不住,更别再说吃腊八冰了。

腊八温情暖如春,思羽尽享冰雪情。“过了腊八就是年”,此时节虽然正值数九寒天,但伴着腊八粥八宝的香味,年味也一日日地浓烈起来,乡愁也在空气中慢慢地弥漫开来。从新闻播报里得知,在这个银装素裹的季节里,越来越多的人奔赴青城,感受冰雪运动魅力,尽享冰雪无限乐趣。让我们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在浓浓年味中与家人团圆,与未来相拥。

时光流影

浸满烟火的乡村岁月

●卜庆萍

村东头有一口老井,井沿有块青石板,被一辈辈的人踩得溜光,中间凹下去,像只老碗。每天天刚亮,井边就热闹起来,挑着水桶的人排着队,桶绳在井轱辘上绕两圈,手一松,桶扑通一声沉进水里,再往上提,水就满得晃荡,洒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顺着石板缝渗进土里,长出几丛青苔。

我挑着水桶去打水时,常遇到李婶。她总是天不亮就来,说早上的井水最甜,用来煮小米粥最香。她的水桶是铁皮的,用了十几年,桶边摩擦得锃亮。“你看这水,清得能照见人。”她一边往桶里舀水,一边指着水面给我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真能映出人的影子,连脸上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井边有棵老榆树,树干粗壮,枝丫伸得老远,夏天的时候,茂密的枝叶能把整个井台都盖住。村里的老人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聊天,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叨着烟袋锅子。

我家的磨坊在院子西边,是爷爷在世时盖的。磨坊里有一个石磨,磨盘是青石头做的,上面刻着细密的纹路,像田埂上的沟壑。每次磨面,我都要先把麦子淘干净,晒干,再倒进磨眼里。推磨的时候,石磨“吱呀吱呀”地响,像在唱一首老调子。磨出来的面粉雪白雪白的,飘在空气里,带着股麦香。

我家的针线筐,放在炕头的柜子上。筐里是柳条编的,边缘有些磨损,却很结实。里面装着各色的线团、针、顶针,还有些碎布块。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坐在炕头缝缝补补,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把磨破的袖口接长。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们会来我家串门,围坐在炕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聊天。

王婶的针线活最好,她能在布上绣出各种各样的花,有牡丹、月季,还有梅花。她教我绣荷花,说:“绣荷花要先描好样子,再用绿色的线绣荷叶,用粉色的线绣花瓣,针脚要密,这样绣出来的花才好看。”

村西的小河,是孩子们的乐园。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会在河里游泳、摸鱼、捉虾。河水不深,清澈见底,能看见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我常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着孩子们玩耍。他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河面上回荡。有时候,孩子们会把摸来的鱼送给我,说:“这鱼给你,你回家煮鱼汤喝。”我接过鱼,心里暖暖的。

秋天的时候,河边的芦苇花开了,白白的,像雪一样。风一吹,芦苇花就随风飘荡,落在河面上,像一只只小船。我会折些芦苇秆,编成篮子,用来装东西。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会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芦苇花发呆,嘴里念叨着过去的事。

村里的戏台子,在村中间的空地上。戏台子是用木头搭的,上面铺着木板,两边有柱子,柱子上刻着对联。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唱的都是些老戏,有《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游记》等。戏台子周围挤满了人,有老人、小孩,还有年轻人。大家搬着小板凳,坐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

村里的集市,每个月逢五逢十就会有。集市上很热闹,有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我常去集市上买些生活用品,有时候也会买些水果给孩子们吃。集市上的人很多,摩肩接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就像老井里的水,平淡却甘甜;像石磨磨出的面粉,朴实却实在;像针线筐里的线团,缠绕着温暖;像小河里的流水,流淌着欢乐;像戏台上的故事,充满了回忆,像集市上的热闹,满是烟火气。

诗林漫步

阴山脚下

(二首)

●温古

黄花窝铺

三朵金色的花在树荫下的
深草里朗朗地笑着,属于她们的时刻
我听不懂她们有趣的言语

溪流行色匆匆地赶路
没必要停下脚步和我这个路人唠嗑

拴在大杨树下的那匹白马
不吃草,静静地望着我,站累了
交换地踩一下前蹄和后蹄

一堆白云翻卷着,爬上树头
她只是向静得梦一般的天空眺望
并不携带浇灌草木的雨水

万物无心地碰面,并没有预约
一起来聚会,不是冤家,也没有友谊

像三株老杨树、五棵槭树
在同一阵风中,不自觉地喧响、摇摆

两面悬崖木然地卧着,面对面
没有话。默默的青鸾一阵升起
一阵又散去

只有那载重车辆,从公路上滚滚而来
带着自己的雷霆,赶着红尘,又隆隆远去

一朵野菊,想起什么心事,笑了
摇了摇头,又恢复了她一贯的矜持

九龙湾驻足

寂静的时刻,孤独

膨胀成一棵枝叶纷披的树

更多的日子过去了,大地将忧愁

蔓延成绵绵不绝的野草

而我,多想成为一块

卧在泥土低处的石头

压低我的期望和激动

在星空俯下脸来的时候

让一朵小花代表我,将美好的祝愿高高地

举过头顶



难忘旧时光

●王利君